

我們的故事

我們的驕傲(三)

· 范大維、李廷盛口述，本社整理記錄 ·



范大維（左）與李廷盛（右）的緣份很深，從預校、官校到部訓練，始終並肩而行；然而，兩人的經歷所感卻天差地遠。

臺東部訓練換裝訓練

空軍飛行員訓練是讓一群年輕戰士飛上領空去守護我們的家園不受敵人侵犯，所以戰鬥機換裝訓練就是戍守天疆任務的基礎，雖然艱辛嚴格，但要使雛鷹轉換變成獵鷹，這是必經過程。

部訓練在臺東志航基地，基地以空軍戰神高志航為名，坐落於海岸山脈都蘭山與太平洋間一塊起伏寬廣的丘陵地上。由於地形複雜、山勢陡峭，對於剛從官校飛出來的小飛官來說，是很嚴峻的挑戰。

由於教官都是各部隊精英飛行員

調至臺東志航，偶爾會帶領學官執行超低空躲避雷達偵測訓練，范大維記得第一次飛陸上超低空課目，很害怕，感覺兩側翼尖隨時都會擦撞到高聳逼仄的山壁，根本不敢頂桿飛低；教官一派輕鬆自在，不斷在後座頂桿，說：「你下去呀！下去呀！」飛了半個小時後，范大維對距離的判斷掌握有信心了，開始低飛探底，反倒是教官緊張了，不斷提醒范大維，「不要飛那麼低，高點！高點！」實際執行陸超已是若干年後赴臺東執行戰精班課程。

李廷盛也覺得飛陸上超低空很刺激，除了要避山險，還要閃電線桿，難度很高，因此課目前一晚他都會聽倪蓓蓓的廣播到深夜，仔仔細細的計算，做飛行計畫。

范大維說當年為了搞清楚障礙物的位置，他特別利用休假，開了好幾個小時的車，實地探勘，走花東縱谷，經池上、梅莊、六龜、三地門到佳冬靶場，再返回臺東，這一趟下來收穫滿滿，發現花東縱谷橫向的電纜線

和電線桿都在橋上，只要注意山勢，過橋時注意電纜線和電線桿的位置高度就好。李廷盛似乎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觀察結論，轉頭看向范大維，露出「以前怎麼沒跟我說！」的神情。

由於部訓練算是前置訓練，目的在讓剛畢業的飛官熟悉作戰部隊的生活作息、飛行勤務、飛行紀律、戰場環境，同時熟練戰術戰法，以便結業後，派職到第一線作戰部隊擔負戰備，因此不僅難度高、飛行課目變化也多。

除了前面提及的陸上超低空外，還有對地炸射、對空射擊、單機纏鬥、低空進低空出的海洋超低空飛行，以及各種高強度的空戰運動和單、雙發動機失效處置等等，這些戰場情況判斷、高度與速度轉換運用、系統故障狀況排除處置的訓練，牽涉到的不僅是空中戰力，更與個人日後的飛行安全息息相關。因此，小飛官所面臨的壓力環境，比起官校，又更為嚴苛。陌生的飛行環境、困難的飛行科目、帶飛教官的適應壓力、會不會被淘汰、每批飛行能不能平安落地……，小飛官們每天都過得很辛苦。

來到臺東四十四隊初期，范大維因為帶飛教官言辭犀利、脾氣大，提示時經常大呼小叫，東西一甩，就吼

道：「不飛了！」讓他飛得很沒信心；後來教官去進修念參校，范大維重獲新生，跟著有空的教官，一課一課的飛，才把課程飛完，順利結訓。李廷盛則說，在部訓隊讓他深刻體會到，不管飛得好、飛不好，都不能保證能飛到平安退伍；差別在於，飛得安全活下來的機率比較大，飛得不安全就是拿自己的命開玩笑。連自己都保護不了的人，怎麼保護國家！捍衛國家領空沒那麼容易，是要付出代價的，因此一定要努力讓自己飛得好，才能實踐捍衛領空的豪情誓言。

雖說官校扎實的訓練，確實讓小飛官在換裝雙發動機的F-5E\F型機時，輕鬆不少，原則上只要牢記教官的操作指令，很快就能把握操作技巧與要領，但每天還是過得膽顫心驚。不過，也是來到了臺東，讓李廷盛感受到身為空軍飛行員的驕傲與歷史使命：「來到志航，與官校最大的不同，是風景、是視野。」飛在東部高空，低頭所見是起伏的山稜線、是綿延的海岸線、是廣袤無垠的太平洋；低飛海上，時有成群海豚感受到空氣震盪，伴飛而游，時有高浪輕掃機翼，甚至有浪花飛濺座艙罩風檔，還有每晚漲退不止的海浪潮聲……，這片岸連海、海連天的寬闊美景與悅耳天籟

，讓李廷盛不禁口出壯語：「穿梭在數百公里長、數萬英呎高的天地間，讓我深深體會到生命是短暫的，守護和平是無價的，也讓我對空軍前輩教導後進飛官及捍衛領空的勇敢無畏，升起無限的敬意。」

攔截TU-95與Top Gun戰技

提到捍衛領空，我們有太多太多的共同經驗可以分享。李廷盛才起頭：「蘇聯航空母艦群的護衛機進到我們的ADIZ，進到我們的領空」，范大維馬上接話：「是TU-95，TU-95有四個渦輪螺旋槳發動機，很大一架，它的機尾有一個空射飛彈發射平臺，那個平臺的觀測窗是透明的，我們受命上去攔截，飛得有多近，你知道嗎？近到我都看到窗戶裡面的人，在那邊動來動去，要瞄準我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還是個小隊員，四機編隊上去攔截，TU-95尾砲的砲管轉來轉去，當砲口對著我的時候，會怕呀！就後退一點，這時就聽到無線電裡，傳來領隊的聲音，說：『范大維，你不要怕，如果有事，我會幫你報仇。』雖然領隊這麼說，但還是怕呀！砲口在你面前，對著你，你怕不怕？」飛行員也是人，遇到危險，當然也會害怕；但是，我們知道領空安全靠的不是嘴巴，是實力，

是靠我們飛上去宣示捍衛，才會有領空安全，所以我們義無反顧，往危險裡去，這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在每一批飛行任務中，所展現出來的大勇氣。

部訓隊還有一件事值得說出來分享，那就是威名遠揚的「TOP GUN」第四十六中隊、假想敵中隊，同在志航基地內，李廷盛覺得這樣的安排很好，把全中華民國空軍最資淺和最優秀的飛官放在同一條跑道上，做最高難度的戰精訓練及最基礎的換裝訓練，除了讓小飛官可以近距離觀摩外，更可以激發有為者亦若是的雄鷹鬥志，讓資淺的飛官在戰術戰技上，有參照檢視、砥礪精進的學習目標。

第四十六中隊是全空軍炸射學、術科師資訓練的負責單位，因此各基地最頂尖的教官都會集中在這個中隊接受師資培訓。

李廷盛清楚記得，當時沈一鳴總長才少校官階，就已經是低空射擊課目的教官，非常厲害。他進一步說明：「以前在臺東，沈總長有個『金手指』的封號，一次，立委到基地來視導，我才見識到什麼叫『金手指』。那次，標靶在一百呎的高度被丟出來，立委和我們這些小飛官都覺得F-5E\F根本不可能命中，一方面是

目標高度太低、戰機速度太大，另一方面是響尾蛇飛彈發射出去後會下墜，很難精準命中。沒想到，正當大家都覺得鐵定會脫靶落海時，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飛彈精準命中目標，標靶在低空中，炸開散飛，烈焰熊熊，火光燦爛。那一幕，我的印象好深刻。聽說事後收到情資的各國也都很有驚訝，驚訝我們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的戰技竟然如此高超精湛。」

空軍的精神就是精實戰備，任務雖艱辛，但危險無所不在，而執行領空守護重責任務，除戰術戰技專精外，亦要時時顧慮威脅與安全，因此范大維和李廷盛帶著從部訓練學來的飛行本事，以及小心再小心的謹慎態度，告別東岸的險峻嶺與西太平洋的湛藍海色，進入第一線作戰部隊，成為中華民國空中戰力的一員。



總長沈一鳴上將（左）是位非常優秀的軍人，無論是飛行技術、本職學能還是人品氣度、領導才幹都深深令人欽仰折服，是李廷盛（右）飛行軍旅上極欲跟隨效仿的標竿人物。



我們都曾在臺灣海峽上空，從北到南、從南到北的偵巡弋守，無論白天黑夜、拂曉終昏，時時刻刻都有我們翱翔呼嘯的蹤影。我們都曾為了任務，從滾滾濃煙中驚險成功返航。我們的每一趟飛行都是為了承繼先輩前賢愛國衛民的大願，為了守護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家房舍、每一個人，包括我們的至愛親人，所以我們敢於迎接挑戰，敢於奔赴危難，我們以飛上藍天為榮，以捍衛家園為傲。

作戰部隊輪調與歷練

范大維與李廷盛雖然都肩負著領空安全的責任，但兩個人條件不同、際遇不同、抉擇不同，自然也就開展

出截然不同，卻又時而交錯的部隊經歷。

攤開范大維的兵資，可以發現他的部隊經歷非常特殊，一般飛行員從部訓練結訓分發到基地後，原則上除了受訓和高司歷練，通常就固定在那個機種、那個聯隊；但范大維卻跑遍了全臺各基地，先是分發到嘉義三年多、花蓮六年多，因F-16停飛天安，到新竹短暫駐防，之後到臺東兩年多、臺中近四年，念完指參，又回臺中四年後，被調到花蓮接教準部人處處長，等受完戰院，竟然是分發到從沒待過的臺南接作戰隊長。隊長歷練完，范大維理所當然到司令部、

范大維任第九作戰隊長時，曾領軍第四四三聯隊的戰精好手參加炸射比賽並奪得全軍總冠軍的光榮成績。





國防部等高司單位歷練，之後回臺南接副聯隊長，再去嘉義接聯隊長。范大維自嘲道：「老天爺告訴我，你哪裡沒待過，就要去哪裡。只是我萬萬也沒想到，跑完各基地、飛了許多機種後，我竟然會到防空部去接指揮官！」

李廷盛的部隊經歷從「一」開始，第一聯隊第一大隊第一中隊第一分隊是他第一個單位。民國七十四年的臺南聯隊，在全軍可是赫赫有名的王牌聯隊，一方面是因為雷虎小組就在臺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臺南聯隊是全國炸射比賽的常勝軍，戰力有目共睹。羽翼未豐的小隊員來到一聯隊，通常都過得很辛苦，李廷盛就說：「飛行中隊有一本自律本，表現好就加點、發獎金，表現不好就扣點、扣錢。我還曾經看過，有人結算下來，被罰了四、五千塊。民國七十幾年，四、五千塊！你看被罰得多重。當時隊長跟我們說，國家花那麼多錢、人民花那麼多錢養我們飛行員，飛不好，就重懲，扣休假。」

李廷盛回想臺南六年來的飛行歲月，時有凌晨四點起床，當〇〇飛行值日官，請教官起床、安排機務準備的苦楚與挨罵；也有跨子夜飛行，從今天飛到明天，俯瞰暗夜中南臺灣的



李廷盛的飛行才能，當時官拜中尉的他就被選為全軍炸射比賽代表，和第四四三聯隊的飛行精英們一較高下，起為單位爭取榮譽，非常不容易。

安靜與祥和；更有天光初露，我們已然從金門、馬祖、臺灣海峽戰鬥巡邏完畢，返場落地，在跑道上、在座艙內，親睹晨曦喚醒大地的絕妙景色。

臺南基地乘載了小隊員的汗水與淚水，也交織出李廷盛小官時的磨難蛻變與成長喜悅，尤以民國七十六年，以中尉之階，在人才濟濟的臺南聯隊，入選為當年炸射比賽的代表，是李廷盛非常自豪的一段往事。

李廷盛記得，當年臺南聯隊無論是對空、對地炸射競賽項目都有亮眼成績，橫掃全軍，風風光光地抱回了總冠軍。時任聯隊長曹吉祥將軍樂壞了，特別等在大坪上，為聯隊爭光的英雄們接機。

然而，風光榮耀的歲月很快就過去了，民國七十九年是李廷盛飛行生涯的第一個轉折點：「當時一位剛從美國空軍參大回國的王台盛教官鼓勵我，去美國海軍研究所進修，甚至還幫我報名，讓我先進臺北外語學校受訓。沒想到，美國入學申請尚未收到，卻收到調到四十六隊的人令。夢寐以求的空軍作戰最高學府就在眼前，竟被點名去當假設敵中隊教官，當時真的有點愕然；但想起以前在部訓練隊，看著沈一鳴總長才上尉，就在四十六隊當教官，給飛行菁英們上課，很佩服，而今自己也能掛著上尉，回臺東當教官，並和沈總長一起上課、一起飛行，這是一種肯定，便放棄了赴美

的念頭，到臺東就任。」

李廷盛在臺東待了三年後，時值美國同意軍售我國F-16戰機，空軍總部選了幾批優秀的飛行員到外國去飛F-16，李廷盛也名列其中。「沈總長在我之前去的，我是第五批。那時候，同批的飛行員都回國了，只有我一個人還留在那裡飛術科。一天下雨，飛行準備落地時，看到唐飛總司令就站在下面，我非常驚訝！總司令怎麼會在這裡？落地後，總司令問我，飛起來感覺怎麼樣，要我回國後跟他報告。回國後，當時的作戰署署長金康柏將軍帶著我去面見唐總司令，現場只有唐總司令、金署長以及我這個小小的飛行員，報告完不久，我就被規劃四型戰機換裝的重要舵手吳健行組長，電話告知調到總部作戰署，當專案計畫官，負責F-16的計畫、選人和訓練。」這個職位調整讓李廷盛遠離了天空、遠離了戰鬥，也讓李廷盛差點脫下軍服，轉換跑道去飛民航。

李廷盛自述，自從接了專案官，每天盯著電腦螢幕，做資料、協調與會辦，還有深夜與美方無止盡的通話、開會……，工作到凌晨是家常便飯，甚至夜復一夜地通宵未眠，最後把視力都賠了。飛官竟然近視！一向以

飛行為傲的李廷盛，怎麼能接受這樣的現實。李廷盛曾經信心堅定，然而，那時候的他，一心想離開軍中，去飛民航，重新回到屬於他的領域，遼闊寬廣的藍天。

「那時候，空軍總部都在傳，大武帶著小武一起去退伍。大武是負責幻象專案的伍孝武教官，小武就是我。那時候我的退伍報告已經上了，總司令為了留我，要我去美國念書。當時我很猶豫，到底要去美國念書呢？還是去民航飛？回家問我爸。我跟我爸說：『爸，我決定要退伍了。』我爸問：『為什麼那麼快要退伍？還有沒有其他選擇？』我說我有考上美國空軍大學。我爸跟我說：『士農工商，飛民航是去賺錢，你當然要去讀書！』我可以理解我爸，我爸是跟著國民政府打仗過來的，他曾經顛沛流離，對他來說，沒有比生活在安全、安定的家更重要了。錢當然重要！但夠用就好，如果沒有國家安全，再多錢也沒有用。我知道，我爸希望我能一直待在部隊、待在空軍，為國家安全做點事。」美國念書回來之後，除了必要經管，李廷盛均在涉外、計畫及作戰部門任職，可以說，F-16專案計畫官成了他軍旅發展走向第二個轉折的關鍵。

（未完待續）

雷虎水交社

見F-16戰機

天空走來

湛藍的羽翼

以雷虎的形狀

向島南的路書寫

水交社之名

水交社名姓

F-16戰機奏樂

依隨飄逸的基石

燃點渦輪噴射

水岸香榭似的音律

水岸香榭言語

光域的隱喻

虎式二型的引擎

讓淡然的馬赫飛航著

堡壘方舟的水交社

· 林寒 ·